

16.02

开封文史资料

第六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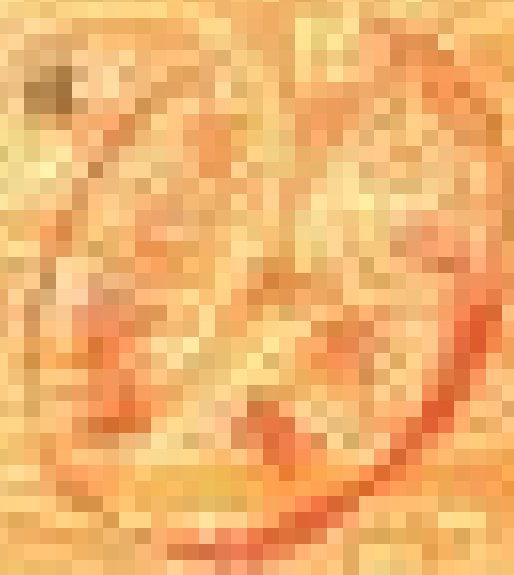
8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开封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開封文史資料

第一輯
第一號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46246/17

开封文史资料

第六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开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九月

目 录

开封人民怀念刘少奇同志	张 绛 (1)
吉鸿昌将军两次反蒋活动的前前后后	耿泽山 (11)
忆民革创始人李济深先生	黎椿寿遗稿 (20)
缅怀我们的祖父沈竹白	沈 毅 沈 达 (26)
刘伯泉先生生平事迹述要	邢汉三 (31)
刘汝明生平概述	宋聿修 (41)
罗震先生二三事	陈治华 (57)
忆张仲鲁先生主持开封文史工作	文 耕 (65)
解放前开封市私立中学的发展及概况	吴筠盘遗稿 (71)
河南基督教沿革述略	曾友山 (99)
净严法师记略	王华农 (114)
开封印刷工人早期的罢工斗争	闵 锋 (129)
开封进步期刊《文艺精华》	薛志斌 (133)
开封杠头鲁耀	陈雨门 (138)

〔订正 · 勘误〕

《私立圣安得烈学校、圣玛利亚女中和 豫中中学沿革》的订正	陈万瑞 (150)
《冯玉祥将军是怎样培养干部的》 一文刊误	宋聿修 (153)
《民盟地下河南支部在创建时的一页》订正	张四德 (154)
关于《豫剧教师赵清河》一文的更正	晨 风 (155)
第五辑勘误	(156)

〔补白〕

一九三一年开封、郑州两市裁撤 差会	(132)
开封第一家面条铺	闵 锋 (137)

〔附录〕

开封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稿启事	(157)
关于征集文史资料的参考提纲	(159)

开封人民怀念刘少奇同志

张 绛

少奇同志——这个亲切的称呼，伴随着我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已经深深地印在广大人民心中。诬陷，只能暂时封住人们的嘴巴，却不能抹去人们心底的深情。而我们开封人民对他老人家有着更深一层的特殊感情。这是因为，少奇同志不仅生前来过开封，而且他老人家是长眠于黄河之滨的这座古城的。

(一)

怀念把我们带回到难忘的一九五八年。

党的“八大”根据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通过的决议，正确地分析了国内的形势，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指明了方向，全国立即掀起了新的建设高潮。为了有效地领导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当时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同志，在视察了郑州以后，专程来到开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

九月十八日，虽然天气时晴时阴，还下了几阵毛毛雨，

但是刘少奇同志的到来，却使古城人民欢腾起来了。

下午两点多钟，少奇同志乘坐的列车停到开封车站，他同王光美同志在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同志陪同下，走出车厢，和迎候在站台上的开封市委第一书记陈冰之、开封地委书记张申等同志一一热烈握手，亲切问候。地、市委负责同志请少奇同志先到开封市交际处稍事休息，少奇同志笑着说：“还是先到地委去看看吧”。由于身负重任，日理万机，少奇同志双鬓已经苍白了。但仍然是神采奕奕，精神抖擞。他老人家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还是这样抓紧时间工作，大家都倍受教育。但地委负责同志又为事先毫无准备而感到十分不安。于是，地、市委负责同志婉言恳请，先陪少奇同志参观龙亭、铁塔，同时，派人匆忙地在地委机关临时布置了一个会议室。

在龙亭，少奇同志步履矫健地登上七十二级石阶，来到王殿。他老人家凭依石栏，远眺古城景色，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六朝古都解放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十分满意。

少奇同志参观了已有九百多年历史的铁塔以后，驱车来到地委大院。他身穿洗得已经发白的浅灰色中山服，外罩灰色风雨衣，脚穿布鞋，安祥地坐在开封专员公署小白楼上的会议室里，以普通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和开封地、市的同志愉快地进行交谈。当听到开封地区农业获得大丰收，广大农村正在深翻土地，引黄灌溉，改良土壤的时候，少奇同志高兴地称赞说：“那很好啊！”

在汇报到教育工作的时候，少奇同志十分重视职业教育和半工半读。他指出，以后新建工厂可以由劳动局和教育局联合招收学生，既是工厂，又是学校。厂长管生产，副厂长

管教育。这样的学校是正规学校，请教员上课，半工半读，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的学生毕业之后，既是大学生，又是技术人员，既是工人，又是知识分子。

为了实地了解开封市工业生产情况，谈话告一段落的时候，少奇同志提出去工厂看一看。三点多钟，少奇同志来到钢铁厂。他一面察看，一面向陪同的工厂负责人详细询问情况。他关心和谈论的都是工厂生产和职工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当看到耐火材料车间制作的砖坯是方形的，少奇同志就问工人：“能不能再搞些异型砖呢？”说着，还饶有兴致地自己动手画出了几种异型砖的图案。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少奇同志工作那样繁忙，却对生产问题了解得如此透彻，使在场的干部和工人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少奇同志在视察中表现出来的密切联系群众，廉洁奉公，平易近人的作风，更使开封人民永远难忘。在地委会议室里，茶几上放着几盘开封地区新近培育出来的鲜苹果，大家多么想请少奇同志品尝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啊！少奇同志却婉言谢绝了。连烟卷他老人家也是吸自己带来的普通香烟。在钢铁厂，工人达耀臣同志正在车间工作，满手油腻，看到敬爱的少奇同志向自己走来，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伸出手来吧，怕沾脏了领袖的手，而看到少奇同志那亲切慈祥的笑容，双手又不自主地伸了出来。正当这个时候，少奇同志一把握住了达耀臣同志那双油乎乎的粗手，这怎能不使这位普通工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呢？少奇同志不论走到哪里，都是那样和蔼可亲。他乘坐汽车，下车后总要和司机握手；他在开封火车站，向值班的同志招呼致意。当时的钢铁厂负责人潘新章同志回忆起来和少奇同志握手时的情景，满怀深情地说：

“少奇同志和我握了握手，一股暖流从我的手上一直传遍全身。”他的话表达了接触过少奇同志的人们的共同感受。

从踏上开封土地的时候起，少奇同志在不足半天的时间里，听取了地、市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参观了名胜古迹，视察了两个工厂，不肯稍事休息，这是多么紧张的日程啊！

傍晚六点多钟，少奇同志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古城。汽车渐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而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他对人民群众的亲切关怀，他那种高尚的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深深地印在了古城人民的心中。

(二)

一九六九年深秋。少奇同志又来到了开封。但是这次，已经七十一岁高龄的少奇同志，是蒙受不白之冤，遭到了残酷迫害，身心俱被严重摧残之后，患着糖尿病和肺炎，在林彪的所谓第一号通令下被递解出京，遣来开封“监护”的。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晚上九点多钟，一架银灰色飞机划破夜空，秘密降落在开封南关飞机场。黑暗中，一辆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地驶来。机舱门打开，用担架抬下来一位老人。他，就是我们敬爱的少奇同志。此时，政治上、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加上病魔缠身，他老人家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少奇同志静静地躺在担架上，没有言语，连眼睛都无力睁一睁。病中的少奇同志并没有被送进医院抢救。救护车行驶在暗淡无光的街道上，径直向北进入城内，停在北土街路西的原市人委大院。担架上的少奇同志被人抬着，穿过一个小

门，放在西楼一层最南端的屋子里。室内陈设十分简陋，靠北墙放置了一张单人床，东面窗前的小桌上，堆放着一些简单的药物。少奇同志就在这间秘密囚室里度过了他老人家生命的最后二十多个日日夜夜。

这是一个四面楼房环抱，中间不到五十平方米的天井院落。由于解放前它是一座银行，建筑异常坚固、严紧。阳光很难透过高高的墙壁射进房子里面来，整个院落只要把那个唯一的小门一关，就别无通路。

凡是被调来参加“监护”刘少奇同志的人员，在接受谈话时都被告知，这是一项“特别任务”，规定：按时集中，不准外出，会客，通信或打电话；一切行动保密，不准记录和追记，不准告诉任何人，包括直系亲属。在警戒上，更是如临大敌。一个小小的院落，门外竟配备了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卫排，还有四挺机关枪。有固定哨，有游动哨，荷枪实弹，日夜看守。但警卫战士不得进入院内。他们只知道执行“任务”，不知道看管的是谁，院内还架设了电话专线，规定如果需要向上级汇报情况时，一律不准呼出少奇同志的名字，而是使用“17号”，“案犯”等代号。

病中的少奇同志被“囚禁”在这个秘密房间里，一无医疗器械设备，进行必要的全面检查，甚至连做个普通的尿糖检查，抽血化验，取个吸痰器，都得派专人往返十余里去医院办理；二无对病症确有疗效的药品。少奇同志在开封的日子里，体温几次反复。他到达开封的当天，就肺炎复发，高烧 39°C 。十一月五日，再次高烧，抢救两天后，体温才降到 37.2°C 。十一月十日晚，体温高达 39.7°C ，此后持续高烧，至十一日深夜，嘴唇发紫，体温已达 40.1°C 。据直接参

加护理的医生回忆。他曾经建议，采用一些效能高的药品。但是经过层层汇报，最后得到的答复竟是：按现有条件进行治疗，拒绝拨给医生提出的药品。

十一月十二日六时四十五分，敬爱的少奇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位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竟被非法囚禁、惨死在地方政权的一间办公室里！看到这血泪般的事实，原来跟随少奇同志的一位工作人员，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痛。他不顾帽子、棍子的威胁，流下了悲愤的热泪。这一滴滴热泪表达了人民对少奇同志的崇敬之情。

少奇同志的遗体，被用白布裹盖以后，无声无息地移出囚室，用担架抬进天井院北侧，停放在只有几平方米的又黑又窄的地下金库入口处。今天，当我们看到金库那一道道厚厚的铁门之下，竟是少奇同志的“灵堂”，真叫人肝肠欲碎。

十一月十三日上午，有人驱车来到开封东郊火葬场，对工作人员谎称：“有一个烈性传染病”死亡，为了不影响人民群众，白天不能够把遗体送来。要求火葬场安排值班人员，夜间开炉火化。十四日凌晨，少奇同志的遗体被送来悄悄火化。这时的开封已是万籁无声。黑夜中，这座历史古城，向敬爱的少奇同志做了最后的告别。

在开封火葬场还保存有这样一份珍贵的骨灰寄存证：

骨灰编号：1 2 3

申请寄存人姓名：刘原

与亡人关系：父子

死亡人姓名：刘里黄

性别：男

年龄：71

骨灰盒式样：上海123

寄、续存日期：1969年11月14日起至1972年11月14日
(三年)；

1972年11月14日起至1975年11月14日止(三年)；

1975年11月14日起至1985年11月14日止(十年)。

“刘卫黄”是他们在刘少奇同志骨灰寄存证上填写的化名。令人万分气愤的是，刘少奇同志的亲属由于受到株连，也惨遭迫害，并无一人来到开封，最后再见亲人一面，而卡片上却捏造事实，填上了少奇同志的爱子源源的名字。他们把“源”字写成了“原”字。其实，这时，源源正远离父母，生活窘迫，十几岁的孩子为生计所迫，不得不以卖血为生。他是多么想见一见慈爱的爸爸啊！但除了这张编造的卡片以外，在残酷的现实情况下是绝对办不到的。

少奇同志的遗体被匆匆火化后，骨灰就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厅里。一九七九年三月五日被接离开封。古城十年伴忠魂。多少个清明节过去了，每当人们来到火葬场骨灰厅悼念亲人的时候，总要经过第一百二十三号骨灰盒前，知情的人紧闭双唇；略知传闻的人，带着心中的疑虑，默默地向敬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寄托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哀思。少奇同志啊！您老人家生前是群众中的一员，去世以后仍然和普通群众在一起。

(三)

一九八〇年五月，在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召开的前夕，王光美同志及其子女亲临河南迎接少奇同志的骨灰，并于十三

已到达开封。

下午二时四十分，王光美等同志由河南省委书记赵文甫等领导同志陪同，来到了开封火葬场。在火化炉前，王光美凝视了许久之后，来到了骨灰厅。刚刚迈进排列着一排排骨灰架的大厅门内，王光美同志的眼睛就湿润了。她走到标志着123号骨灰架前，深沉地向省、市委负责同志说：“让我们向死难的开封人民致哀！”接着，大家肃穆地鞠了三个躬。王光美同志环视骨灰厅一周，自言自语地说：“就在这里停放了十年啊！”她将自己儿女唤到“123”号骨灰架前，留下了难忘的一张合影。

在火葬场休息室，火葬场党支部书记将少奇同志遗体火化时的原始材料，一件一件地请王光美同志过目。这里面有申请火化的介绍信、购买骨灰盒收据（在那人妖颠倒的岁月里，他们购买的是个质量最次的十八元多钱的骨灰盒）和火化登记卡片。当王光美同志看到那张卡片的“职业”一格上，填写的竟是“无业”的时候，悲愤的心情再也抑制不住了。她把儿女们叫到跟前，用手指着卡片说：“你们看看，你们爸爸革命一辈子，他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去世以后竟是个‘无业’？！你们好好看看啊！”所有在场的同志，都迸发出了无比愤怒的目光！

接着，王光美等来到北土街少奇同志逝世的地方。在少奇同志度过生命最后二十七天的那个房间，从那张铺着白床单的小床上，王光美同志一眼就看到了那对海棉枕头。她急忙把枕头抱在怀里，用手轻轻打开那洁白的枕罩，激动地告诉省、市委负责同志说：“就是这对枕头，这是我们在北京家里用的那对枕头！”一面说着，一面将枕头长久地贴在胸

前。接着，少奇同志的儿女，依次抱着枕头亲啊，吻啊，泪水滴湿了枕套，还舍不得放手。

市委负责同志向王光美同志汇报了找寻这对枕头的经过。王光美向省、市委负责同志说：这对枕头还是六十年代初，少奇同志和她访问柬埔寨的时候，西哈努克亲王送给他们的。“文化大革命”中她身陷囹圄之后，少奇同志在家中一直使用着它。这对枕头，正是林彪、“四人帮”迫害少奇同志，将病重的少奇同志从家中床上强行裹胁到开封的见证。

王光美同志还看了停放少奇同志遗体的那间狭小的金库入口处。她用手摸着那厚厚的铁门，拉住那三指粗的铁栏杆，悲愤地说不出话来。

为了表达开封人民对于少奇同志的无限怀念，市委、市政府将一九五八年少奇和王光美同志在龙亭与群众一起的合影照片，赠送给王光美同志。照片下面的两行题字是：

“少奇同志永远和开封人民心连心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于开封龙亭”

王光美同志接过照片，心情十分激动。她紧紧握住市长吕锡田的手说：“你们开封人民记忆得真清楚啊，谢谢开封人民！”

王光美等同志到开封的消息，很快在古城传开。人们都自动地来到市政府的大门前面。王光美就要上车，准备离汴的时候，她看见了大门外边聚集着许多人民群众，立即转身走出市政府大门，含着泪花，不停地向群众招手。群众热情地向她鼓掌致意。而对着几百名开封群众，王光美同志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看到这般情景，人群中不少人掉下了激动的

眼泪。这泪水，这深情，再次表达了开封人民对少奇同志怀念、敬仰之情。

一九八〇年五月

差 会

“差会”是西方各国基督教新教差派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初期由殖民主义国家政府直接主持。十九世纪以来，形式多由教会办理，一般都受垄断资本集团的支持和资助。解放后，中国基督教割断了与其联系。

吉鸿昌将军

两次反蒋活动的前前后后

耿泽山

一九三〇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倒蒋失败，吉鸿昌将军为保存实力，是年九月在郑州前线联合冯部的第二师师长张印湘和混成旅旅长刘翼峰暂时归蒋介石改编为第二十二路军。吉鸿昌任总指挥兼三十师师长，张印湘任三十一师师长，刘翼峰任第四混成旅旅长。在河南周口店改编完毕后，即奉蒋介石的命令把部队开往河南南部潢川一带整训。

部队先后到达指定驻地后，吉将军把两师一旅集结于潢川附近，在城北利用荒地开辟了几顷地的一个大操场，利用稻草绳和竹子在操场四周筑成一排排式样一致的草房子。很快，一座规模巨大的草营房建成了。大操场的中间设施有铁杠、木马、障碍、跳高跳远等多种训练设备，开始了紧张的练兵活动。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部队即一营一营地整队跑步进入大操场。这时英武魁伟的吉鸿昌总指挥脚穿草鞋，腰系皮带，早已站在阅兵台上，注视着各营的入场情况，有迟到或队形、步法稍有零乱的，即遭申斥。在连队操练的同

时，他就把营、团以上的军官集合起来，亲自督率他们练铁杠、跳木马、跑障碍。部队这样大规模地紧张训练，还是少见的。

吉将军出身农家，对劳动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深怀不满，而对共产主义有朴素的认识，对红军怀有好感和倾向。在他对部队的讲话中，往往流露出这种思想感情，记得有一次在大操场对全体官兵训话中说：“我现在带领你们是向财主（指蒋介石）当长工要饭吃的，将来我们要找到自己的家，要当主人！”（大意），当时一般士兵可能理解不了他的含意，军官们多数能够了解到他反蒋的意图。他在潢川住了将近一年，蒋介石多次电召他去南京，但他总是借故推托，始终没有去过南京。

潢川位于豫鄂交界的大别山北麓，与光山、罗山、商城、息县号称河南省南五县。吉部在潢川集中训练一段时间后，各师、旅就分别驻扎在这几个县。从商城、光山、罗山往南进山几十里就是豫鄂边区红军部队活动地区。蒋介石曾多次电令吉鸿昌入山进攻红军，吉为敷衍蒋介石，总是派一部分队伍进山区绕转几天，没有与红军真正交过战，每次都假报一下情况蒙混蒋介石。当时一般军官在下边也猜疑议论，怀疑他与红军有联系，到后来才晓得事情的原委。

一九三一年夏，吉鸿昌秘密联合驻防河南安阳、邯郸一带的石友三和广东的陈济棠准备倒蒋。预定的行动计划大致是，陈济棠部由广东北上进攻武汉，石友三部攻击保定一带的东北军，夺取北平。估计石友三的部队一出动，在河南开封的刘峙必率军过黄河袭击石军的后路支援东北军，这时吉率五十二路军由潢川急趋开封占领中原地区，迫使刘峙回援